仲蔚先生集

仲蔚先生集卷之十九

吳郡俞允文著

銘

座右銘并序

余平居多病每念日月易耗而年且四十荒怠無成懼終泯泯竊自痛艾思所以檢身之方偶讀崔子玉座右銘喜其詞約而理至或可企而行之其後陳伯玉白樂天輩並皆繼作雖大抵不及子玉庶亦略盡矣而終非吾所自得因深

省其闕續爲座右銘云

勿蹈人所嫌勿擇己所便當貴慎勿趨退而乃諱言臨富慎勿希居而厭其貧勿皆委諸命己則不能勤勿徇飄飄名反使喪其真周窮要之死弱孫爲之教嗜慾敗節義專貪則滅親浮言久之乃賤多事生埃塵伏謀促天紀荒慮耗精魂孚善難爲基纖惡易成根善惡由一域共路險盂門幸慎戒之哉永永令名存

四銘并序

余既為座右銘又嘗以古有欹器挈壺玄鑑靈鐘四器並有深理足為鑒戒故復為之銘以補座右之未備云

欹器

爰有欹器其音鏗鏗不可以擊其體欹欹不可以福基此虛舟胎乎淵撲覆中斯正懷盈必覆顛顛君子尚象作則展彼天道有虧有食剝如之人悖之能吉保沖致和勞謙受益式是茂勛以永令德

挈壺

爰有挈壺竊神畫前撰景司刻遞分昏旦參紀律曆物以榮衰時由代革一往一來微若呼噏日居月諸綿載萬億在古聖哲疾焉是惜孔亟朝聞周戒夕惕來短去多難得易失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玄鑑

爰有玄鑑廞象規規含此明德延光納照物無枉匿唯日與火反觀則式人之能觀好惡是辟

豈若茲鑑昭我真則妍媸互形衰榮畢集彼雖無知鮮不自飭鑑道若斯何有迷惑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靈鐘

爰有靈鐘豐山之崩天委異質應霜而鳴無假考擊惟以虛受亦以虛出清蹟萬籟洪暢八極其來有感其去無迹既似侯時又類守默豈若庸音與衆齊律至哉希聲養聖恬寂式是茂勗以永令德

龍尾石研銘

懿茲天琛出自幽穴含負太玄丁此毀缺沐之清源華星晝列粲粲數文千歲不滅

井銘　并序

徐使君子與爲藏書高齋其中庭深廣不踰百尺去庭之半累石爲山山之隙穿土爲井井泉清溢於茗飲最良凡盥漱溉滌咸于是乎取之于與以爲是井於吾齋爲有功宜刻銘以示永久銘曰

惟井之功利物實滋當膜而溢深綆不施清氣

朝升踈寒夏凄神龍來蟠合耀重暉昭刻後世

使君所開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

吴郡俞允文著

誄

東海徐公誄

徐公諱　字　長興人也負義任俠而拳勇好擊刺之術少孤養舅氏家舅氏有仇不能報公日夜袖鐵椎椎殺仇仇懼為謝過乃釋之家貧負自力作甚苦至與兄弟分財多所推讓以故人大義之晚末喜觀書大畧彈琴咏歌以自

娛其志又治山園蔡二馴鹿嬉游其中蓋斥絶
人事人亦少有知其盛壯時事者此其志真足
賢哉公之子中行曩者以比部郎中以折減刑
獄至吳郡乃辱往車騎欵言相屬為余道之如
是公時年八十安和逸豫誕綏寵命余因賦詩
為壽以為比部使歸之獻令甫三年忽承委代
遂令高義莫嗣遠識悼心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惟徐之先偃寔誕興肇自栢翳合姓于嬴肅肅
郯邦来歸其仁惟仁与義周當之昏于彼姑蔑

以走彭城曰禹曰章葉散條分天降之祚多有聞孫爰在于公矯志貞厲依操俠烈游心材技所尚棄同匪曰詭異厥初不悼丁此哀瘁鞠之育之實惟舅氏公之戴之之死靡貳惟舅之恩我則云懟亥惟晉鄙離扑秦帝人有之心千載一致潛耀蓬室底力自肆義發睦親辭豐安置謁謁芳風遯迹攸彼惟此道性於何不淑曾是恬曠以就頻促逍遙琴書樹藝棄竹春言東皋延想林圃候昫鋤新迎秋刈熟叢謝無求理循

止足蔡飼雙麏騶跡巖麓緱山御鶴鄴下羣犢
人禽殊倫冥化偕漠皤皤鄉耆比德焉恩惟若
哲亂平刑惟明天子命我于吳之疆惠茂幽圄
如熙春陽與馬翹翹德音洋洋賁我衡闌束帛
是將疇是拔俗以濟讓光惟時聞公既壽而康
文疊疊賀言乃崇其慶彼居之子亦既堂堂鮮
佯白華以莫不藏庶幾百年景福是享胡嬰寢
疾遽爾淪喪嗚呼哀哉惟余與公曾未邂集欽
賢懷仁有邁疇昔煢煢孤嗣增欷累悒踰日踰

月予嗐莫及嗚呼哀哉天地斡運萬代相襲勞
生異塗趨死同域人世代門膠若糺纒其間脩
短孰云能執嗟乎徐公于茲永畢露泣新條風
飄舊陌豈謂常然而不是感嗚呼哀哉

明故刑部尚書顧公誄

嘉靖四十四年九月七日刑部尚書長興顧公
卒嗚呼哀哉仁賢殞逝萬世同途而國失師模
民亡瞻恃寧不有遺愛遺直之思滋遠滋深之
感惟古誄德可以叙哀乃爲之誄曰

昔自句吳聿來長興爰及三世公斯挺生厥母
夢麟龍首膺身應符啓運乃徵於神弱冠升朝
詔使輶軒帝紀是纂聲聞九天遂佐於饒惟刑
之理惟允惟明以息奸宄惟是屬邑夜寇震驚
匹馬馳說授首歸誠僉曰公功禁衛是徵衛尉
憑寵驕恣橫行公閑以法莫撓直繩出僉憲表
以董屬羌師徒赳赳大旆煌煌于汀于漳凶醜
勳勳雷震湿火實侵于疆時惟新建雄武光光
公實贊之王略是張郴桂煽雲千里相望我振

我旅神干錚錚方險既夷種感彌壯進階憲副
分隸南昌逆藩始輯招徠叛之夙夜在公智贍
謀長讒口掇拾抑厭靡亢璠玉致美雖蔽益彰
累擢方伯察變知方遏其滇荒苛慝易作乃遷
中丞以拊孱弱議寬報嗣孰録勲庸亶宣文教
昭洗顓蒙資遣輤車賑給羈窮咸俾萬里懽歸
舊坰化洽時雍四方攸同奄罹內憂承訃亟奔
宥于新典投閒杜門十有五載公望復振帝曰
汝往再拊滇民救亂不棘事後歸仁越轉司寇

用削浚文克蔚睿聰為國憲程直道見譴精心害能改官南部引年見情寵命維渥時點青繩還延三載終以辭榮言旋言歸稅駕丘林昌祚弟延八十三齡倏韜休範永替芳塵嗚呼哀哉細惟純德氣淺才良學綜百氏藝窮九章恥一不知殫思無方縱心溫讓體物致詳潛德不居隱善則揚恪從王事允緝典常不忮不矜于何不臧惟帝稷稷思存厚終于以醊醊丘墓起封玄冥司節日月既窮誕啓令辰龜筮龍從翼翼

靈輀長遵壽宮嗚呼哀哉猥余薄劣叨承宴私
燔膏宵憩命韻稱詩時加獎飾有邁等夷閶闔
置醴扶荣相携躋巔丹磴田遲翠微雲心泉響
林杪帆移神均遠託景昃忘疲循念疇曩有恩
良知豈忘會葬挽素緌徒然負痾望慕增欷
如何一往莫睹光儀嗚呼哀哉

故學士華公誄 并序

萬曆二年夏五月二十七日庚子明故侍讀學
士奉直大夫華公寢疾卒于里第春秋七十有

八嗚呼哀哉公邃學懿範卓冠人倫長譽弘風白著海宇持懸謬賞彌積歲年未覿光儀遽淪晏景季子水部克纂先志仍遣訃言知音永乖有感偏識夫悽愴之旨以誄爲先遂用誄之以累至德是知徐君墓樹終偃芙蓉之枝太尉爐床不歇桂樹之氣其詞曰

邈矣遐胄宋之公族蟬聯條分允惟戴數晉有孝子至性天篤天降之祚以衍嗣續爰居毗陵族弥熾與越有千祀公斯挺生純諒闓敏奧精

洲靈含稟茂德弘劭觿贅弱齡摛藻秀拔入羣
敦行孝弟研幾典墳麗辭合趣達意成文豐寸
厚蓄廣記洽聞學優時至升朝入仕翱翔翰林
超騰逸軌紛綸弘經深湛析理靡賾不索無微
不啓芳風飂飂讜口鏘鏘志隆位屈欲往違方
廻跡民部出督淮糧託疾求免隱括韜光既塞
而通乃佐燕戎有此顯畫寵命是崇孟名儒碩
入侍彤宮雜雜疑義以闡道宗公秉撝謙辭還
舊秩亦既纂訓克昭懿實竭心亮采以贊王室

遂還侍讀金鑾載錫旣建東宮詔諭殊俗屏斥
贓賄傾吏震肅會置宮僚尋擬經局青蠅一纖
終能點玉公復翻然乞覲歸還旁闢園沼娛侍
承顏親反不怡旋起朝班養隆雖敬順志為安
閱試西京甄技湮淪濟濟豪彥多躋顯尊帝曰
汝賢將傳儲君人之醜正卒以訕聞清濁異源
進退惟時公之攸好匪爵能縻允慈矯鄭昇容
知幾棄圖獨善懷我東彝乃葺家宇廼振初衣
高謝纓紱益究辭棲剪剔蕪音以發清機機要

之妙焉蓋於鮮抗義尚行周亟振窮親疎加恩
靡間初終結友呱賢能開心胷風期之昵萬里
迢遞亦既家居城府罕至言念城守狡寇横恣
首輸私錢堅其險備衆始奮作卒免陷潰且議
時艱田野是經蠲徭科畝害去利興鄉邑感德
置祠見情居家入仕爲世作程中歲好道瑞居
保神精粹爲德湔滌纖氛頹齡可制還童反真
如何不吊殲此喆人嗚呼哀哉生必有死位不
滿德自古云然疇能不惻良璧掩耀秀木委質

行路增欷曾是為戚余以末學貧病羸沈罔或
交類課筆通心倏承哀訃悔余素襟澁焉往矣
莫報知音嗚呼哀哉

仲蔚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吳郡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祭文

祭内兄梁貢仲文

某月某日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貢仲二兄之靈曰兄有闊懷洞無町畦衆或嘲哂兄能不疑兄有長才發為歌詩停綴是耻滿紙須臾延廣納新家斛留儲人之有絲待兄而治

以兄之幹無適不宜晚竟齟齬討偕京師遺時
譬急顛沛莫支旅食風塵玉色就衰授教平陽
負嶬向居甯悸峒所晝驚島吏祿既酸寒百指
相隨日纒疢疾窘否因羇留不幾時函問倏來
念昔與兄重此睽攜豈況所苦終當轉佳胡遽
以此去我長乎兄嘗自視世罕與期謂我于詞
不以剽爲於稠衆中獨異顧施我實庸鄙早落
塗泥欲拔我貧處我幽棲兄今已矣斯言曷追
兄之云亡奄忽經時歸骸阻亂復次河滑千里

游魂飄蕩焉依嗚呼終蹇天竟何如曰兄之妹于我而歸唯是先公與時抵巇亦既容死痛心未涯斯固何祥兄復嗣之人之哭兄尚有涕夷今我于兄實倍含悽死生道隔永絶音儀焚我哀言庶或有知嗚呼哀哉尚　享

祭朱侍郎文

嗚呼公有雄才早歲奮跡筮官行人遂遷左掖蹇蹇頷頷糾奸屏慝稜威所向靡不脅息紫庭之內公譽有赫再還南京爲京兆丞衆對信信

白壁青繩一斥不復解體家林公忠其勤懍實
非欵江湖魏闕予羊之心惟公之忠實簡上情
國爵屢加寵賚頻仍咸期大用以贊台衡胡命
不融沉痾遽嬰天子悼我賜命優臻遣祭致衾
營塋起墳輝映玄堂時以為榮公雖徂逝遺芬
不泯矧厥哲胤克樹休聲有如公者雖死猶生
言念其叨奉末姻預聞卜葬將迎嘉辰一旦萬
古痛何可云敬陳菲奠以訣幽明尚　享

祭周實林文

嗚呼虞焫而至然耶子之聰明人不能加以為黼黻非身之華與今之為又焉足誇乃獨謂古心之所畜古人不存甚罷完佳畜敦周彝餙置其家往往異觀翠綠丹砂一室之內子之所安離圖與画教暑徂寒子之嗜之忘事與餐衆嗜以目或不能堅子有真嗜膠心染肝從取甚直千金不難子之于書労歐與顏神入精出寸楮千言選擇毫穎循意所便自以伯英所未能先人嗜隱處膚游罕覿匪覿而得如遺屈抑意所

不堪奚嘗有七子之所為人實迂之有不謂迂笑以為奇唯世所少乃始倩疑凡今之人匪勢則利猛獸鷙鳥所不能屆殖其田廬極心所詣及其久也禍亦隨至此子之迂吾以為賢子之死矣亦既三年復有如子吾奚憾焉興嗟于人人始云然嗚呼如子乃此乎止夫人之生肇自孩稚從壯而老形老神沮既老以沮以遠沒盡一何從容彼我意充世之是非殘於胷中白髮隨顛皆成老翁如此而死豫復奚從今子妙齡

意領未已相視幾時奄迫遂泯假予有知豈復還期萬世之别决於一詞重泉九幽寧復余知酹予哭予惟以送悲

祭文内翰文

邈矣李子清風肅然誰其紹之先生之賢獨視千古篤行自專研綜典籍含眏以鮮發為文章相如馬遷乃與時迕亦復迍邅雖以薦聞非心所便臨組作綵旋憩丘園隱跡嬌時秉操弥堅閒心靜居心耽其玄籀篆邈隸草葉楷法至於

善画随意所宜上自王公下逮窮閻争識宮墻肩摩踵駢往往四裔碑版摹鐫於惟先生立德立言遊迹景附循海納川登享壽考九十三年子孫彬彬禧祉實繇資始守終德茂山仰今所追悼位與德俱邦失休範士失師傳胡不愁遺歸神下泉某忝姻末夙奉光顔心欷目眩瞻望靈筵巾奠告哀以展薄處尚　饗

祭張通進文

翳浩族之嬋媽爰初謀孚燕公劭清芬於累葉

揚厥聲之馮馮惟先生之啓運毓奇秀於鴻濛
蘊內美之信脩當蚤歲而奮庸遂牽絲以出牧
歷三州之大邦攄奇畫以弭寇亦恢儒而尚農
憫人民之流亡若痌瘝之在躬司爽鳩而慎恤
佯清譽於岱嵩忽累疏而披悃陳孝道於無窮
既予告而歸養愛彌敦而敬隆伊厥考之眉壽
信高朗而令終乃搆廬於墓田精誠徹而上通
巢玄燕於帷幕簡素心於帝衷被不次之殊渥
登大僚而蹈融肆出納於羣言猶虞廷之命龍

亮竭忠以奉職思日贊乎天聰丁九廟之離灾遘引咎以自蒙賦歸未以咲傲展五岳之幽蹤遺秀句于巘頂走赤牘於蘆中駕靡停於熾暑席長桂乎隆冬協風期於未覿即傾蓋而交濃胡冲懐之無忤必虚舟之有容故意雖絕乎囂煩而名每薦於羣公猥承乏於閩浙幸先生之過從閈閎竭之情瀾露難挫之詞鋒刲綢繆于師旅表嘉頌乎微功娶悼亡之慘毒又枉吊于叔宗感深仁之遠浹喜光儀之屢逢延嘉話而

非一飲湖上之青峰謂仙齡其必邁与還遑乎比崇當綴詞以相祝匪空言而致工慨江郎之奄逝而速先生以自同方評信之整踈乍遅疑而内訌竟承訃於莫救軫余心之不充聞哲胤之皆賢偉堂基之日隆且大暮之同寐奚憂歡之至攸然終古而永隔固弱情之所鍾聊寄言而遣奠遥灑泣於便風倘遺靈之未遠冀有鑒于哀悰尚 饗

哀張處士文 并序

處士張君者名冲字應和自少俶儻不肯學世
儒循章句趍趄取困厄乃挾其貲行賈都邑間
交驩諸豪傑取名聲久之輒復厭遠遊歸鄉里
益治產業周貧卹匱振人之厄尤進文先生長
者購古圖畫彝敦雜器物珎怪與共欣賞然亦
往往製為佩服抗跡巖石用自卓絕於衆以故
州閭多稱之年六十而卒初余未嘗接顏於君
幸托末契於君之子鳳翼獻翼而知君之行義
出於流若此又能使其子並以文學知名當世

豈不豪哉今二子方痛恨其父不獲登第遺澤
介膺景福欲託之文辭播芬馨於將來余友王
元美已掇次君行事爲傳因剽其旨爲文弔之
辭曰
　惟瓌行之倜儻兮畀俠士之㪍謀懷壚
恨之頗頷兮長鞿羈其若因時冉冉以逮耇兮
何名譽之能脩兮繩墨以自跼兮遂託志而遠
遊遵上都以憑覽兮殷品物之混稠聊乘時以
息肘兮競闤闠而周流交諸豪之翩翩兮爭赴
諾而命儔聘浮雲以遨嬉兮依古俠以爲則忽

睠睠而懷歸兮望舊鄉而慗萊悟羈旅之無成兮循纖嗇以自殖搆堂基其日增兮飭家行而不忒信中情之弜濟兮亦周匱而振厄厦屋備施以濬邃兮列珍怪而婾適尚世哲之優游兮秉清閒以娛集永窮年而究欲兮悲甘腴之所擇類向予之畢娶兮肆順志乎巖石狎素侶以偏徉兮匪劬勞而遠歷承止足之誠兮庶年以遐逸胡稟命之不融兮遽懷和而長輯憫二子之乾蠱兮忚殼恤而罔極抱永慕以緬綢兮思

纂言而描德曰余既莫覩其清塵兮尋響像於疇昔慨齊世而多違兮幸義風之未格爰興文以敬兮弔庶流譽於斯域

効漢楊孫羸葬文 并序

王比部元美嘗為楊王孫贊嘉王孫生繼厚自奉養及死而羸葬以矯世之厚葬者為高且嘲余之不知王孫余謂王孫之自厚其生既乖神聖菲薄飲食之儉又無至人延年却粒之術至於死而矯世皆非道之極也因戲為文効之以示

元美且以自解云

煌煌神禹菲飲菲食夏在至人延年却粒王孫之奉甘膿自賊死而羸葬矯世奚棘以囊盛尸入地七尺又脫其囊使就真宅且氣所至疇物能禹亡形亡聲奚化不得死而為鬼鬼既為歸鬼焉藉尸而久客為彼之厚葬損財無益死而矯世豈道之極竟之葬也可謂簡易胡氏言之而不是式嗟嗟王孫是謂重惑吾恐祈侯將累其跡敢告冢人以正邪慝

崑山俞允文著
休寧程善定梓

雜著

原怪

天下之無怪也而怪之名立夫謂之恠必其不恒有於天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恠吾固知天下之無恠也久矣既謂其不恒有於天下而天不以為恠不以為怪必其恒有於天下

者也恒有于天下則不惟不以為怪而亦不知其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怪也久矣夫惟無怪是以怪夫惟怪是以無怪是怪之名也以天下無怪而有無怪者非無怪也以天下盡怪而無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怪泯矣且天下之怪未必不始於不以為怪而不以為怪之始未必不謂其怪也昔者吳人之聞胡語也其始聞之則駭且笑以為怪三月始欲効之三年而胡語者半又三年而吳人盡為胡人矣其或有不

為胡語者則反駭且笑以為怪而不知昔以為
恠者今不以為恠今之恠乃昔之不恠者乎此
四凶管蔡之所以名於虞周而未有聞乎後世
也是豈虞周之世不及夫後哉非也夫虞之世
惟有四凶惟其惟有四凶也則天下必以四凶
為恠周之世惟有管蔡惟其惟有管蔡也則天
下必以管蔡為怪夫天下之所以恠夫四凶管
蔡者非以四凶管蔡為恠也以其不恒有於天
下者也不恒有於天下而謂之恠則後世之不

聞有四凶管蔡之怪者以天下盡四凶也盡管蔡也以天下盡四凶盡管蔡則天下必不以四凶管蔡者為怪矣此吳人之所以怪夫吳人而不以胡人為恠也吳人不以胡人為恠後世不以四凶管蔡為怪吾固知天下之無恠也久矣以天下之怪無而知天下之恠也浹矣是以天下之恠欲知其有也吾於其無不於其有欲求其無也吾於其有不於其無

漢印說

今世士大夫名印謂之圖書即漢之私印王球集古錄亦頗采漢印文而鄭曄又集七十餘印文名曰漢印式亦皆無所據吴郡吾丘子行工古篆法與子昂各集印文為譜當時即以為盛今所傳印文殊少漢法嘉靖間余至丹陽孫氏出所藏秦漢玉印三十餘鈕皆私印銅鑄官私印七十餘鈕其鈕各異有龜鈕駝鈕鼻鈕又有陰陽文子母印孫氏名愼頗為博古秦漢魏晉及六朝印文類能辨之近上海顧氏已購得孫

氏印及次第購得三千餘印其陽文者約三四百鈕意皆六朝唐印文復繆戾不可辨識至此古法盡失漢印篆多方頗用隸法最古刻手亦精今嗜古者雖極力摹之不能及也歙人吳考炘好刻印遂書以與之俾知所自也

重脩大雲菴半野堂乞緣疏

伏以優鉢華開誕慈悲於王象娑羅葉變分舍利於金壜寳化于是西崘瓶水由之東注三千大千之界百萬億萬之門靡不離俗歸依隨方

供養模神貝闕光懸日月之燈寫妙珠宮影徹
珊瑚之地真乘再啓釋經重維顧鹿苑以何殊
仰鷲峰而斯在若吴郡大雲菴之半野堂者蓋
此郡之紺域也同廣陵之故園帶長洲之茂苑
平臨龍腦斜抱雉城後枕崇岡前通廣陌銀梁
飛渡八水環功德之池瓊浪虛涵雙塔峙雲仙
之掌霞含吉樹雲聚空臺闃然清涼迴扶喧濁
以斯紺域永籍閑安尔其刼代延長風烟損槭
松撩沓脆皆成白墡之封獅座塵深盡掩青蓮

之相粤有上座滄浪勤事律儀專精象教以為絶緣者業廢依幻者法彰苟莊嚴之既墮諒禪慧其焉託載瞻堂宇萬志纂脩誓發一言弘薰衆願蔡將軍之崇基表剎啟擅當年孔內史之薙草開林請看今日願結去來之勝果用培廣大之福田薦貨如陵無煩入海投珎彌壤有類為山佇見五力均施能慧刀于錦石千斤齊運遊智刃于栴檀轉移傾圮之危增煥丹青之飾牛泥讓潔雁塔懸輝庶十方法衆之祁祁終茲

了義異一郡高賢之齊濟早勒嘉名謹跡

字義

余名文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又漢張仲蔚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竊既慕其為人而於名義又協故因用其名以為字若漢藺相如司馬相如也蔚音未物二韻今讀不如未韻蔚音暢為佳耳

乞條事宜狀 代

謹奏為乞洟賊以安地方以固邦本事臣其比

不知忌諱昧死陳奏已蒙　聖慈察臣愚忠無有容隱謂與今工部右侍郎臣文華所奏事理相同特加采納此蓋　陛下廣運之德不棄蒭蕘之言在古三五之隆治無以過臣竊念倭本海中島居小夷偏隅殘醜雖雕悍狡猾冒死儌幸稽留天誅而惡稔禍盈殄滅可俟方今大舉淮浙之師發荊楚南越之勁卒及橫海樓船之属衆且數十餘萬蒸氣成雲彌川蔽谷驅天下之全力摧偏偶之殘醜泰山壓卵未足稱喻而

淹移歲月已士無功四方轉輸傷威損費千里
之內皆有峻防百姓顛顛處窮城之中朝不及
夕而冦韃殺掠埛野俘培子女金帛攻城殺將
未有去志新冦復來黨與日衆已有寧息之時
而統師叅謀之臣曾不能臨敵制勝承　階下
赫然欲誅之意上遺　聖憂哀憫元元蠲租賑
救仍遣文華沉玉東海宣昭盛德必期殄滅以
固邦本臣是以日夜焦惶發憤期死以圖報陛
下之殊遇臣雖無狀屏跡草野不敢含血被肉

泯泯轉死溝壑所謂屍未腐而名滅臣有帝領
也臣聞王者之師雖云無戰然必有要其要必
出於計數不違于計數而欲得意于天下是百
戰而百不勝也百戰而百勝非戰之善者也況
不勝乎戰而不勝勞師必久靡救必多故曰師
之所處荊棘生之況盜之所處乎是知用兵而
不得其要徒自毀也輒敢竭其愚忠以助涓塵
謹條次平賊事宜如後
高皇帝初定天下倭寇數犯境嘗遣諭吉魚

無寧歲至十九年乃遣信國公湯和往海上擇要害處增置衛所及城堡關寨等起遼東山東抵淮浙蘇淞閩廣數千餘里使烽堠首尾相應甲士數十餘萬戰艦大小千艘官以備倭爲名守備甚密由是邊境以安今因承平兵革久寢守備廢弛以致寇敢深入有輕中國之心臣計今寇變未止兵決無期莫若及時於沿海要害處凡守禦之備壞敗者逐一繕治餙練戰士一如

高皇帝時寇至必并力擊其飢勞絕其

使道毋使日久堅黨成寇之强為萬全必勝之
策信威達吏則自然懾慴不敢犯境况深入耶
故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斯之謂也

一

古者千乘之國地方百里有兵三萬七千五百
人今東南州縣小者亦非特百里而已而有江
海險絶之阻散弱之卒每州縣不過四五百人
且素無武備一有警急常患乏人去歲寇攻崐
山自四閏月十三日至五月十九日寇始引去幾

至力屈亮威孤城失守蓋以州縣既無武備又乏人救援故也是以寇發輒轉殺掠如入無人之地非待召募　天子出兵不能格比兵至寇退而千里已蕭然矣臣執計東南州縣宜稍益兵准古千乘十分之二使長有守備緩急足相救援則寇亦不敢輕入縱入亦不得久留內地欲去歲時矣

一

國家之法必計首級有無多寡行賞今兩軍既

接是不及旋日不及視若斬首俯取不惟緩敵挫鋭而賊亦得乘間擊刺且每級重至十五六斤懸繫太重甚妨馳騁是以陷軍驍勇之士多緣首級遇害至使一軍失氣喪師敗績而首級終為它人所取甚非決勝之策莫若申嚴軍制什伍之法凡戰後計全伍首級有無多寡行賞或為它伍所獲即次同伍一等或斬獲雖多而身己遇害尤宜詳覈委實以所應得賞贍恤其家若各處募兵隨給同伍及親屬收領造冊廉

軍士生有盡敵之心死有激勸之善

一

募兵者以其驍悍材技異於府衛常兵必能取勝故也近見諸郡召募如山東下邳處州等兵多有畏懦不諳戰陣臨敵恐駭屢致虧衂相次已逃轉資敵勢何嘗取勝有異常兵是誠設虛名而損實費臣未見其便也宜明勅所在募兵官吏務要躬親驗試果驍悍材技異常如兵法力卒死士之類方可遣發比送到所在行營將

吏尤須驗試詳審收用其名實如不相應即便放歸與原管募兵官吏一體治罪庶不至敗悞
國計虛費資糧

一

訪得賊中諳水道及操舟善鬪者多漳州泉州福寧人漳州屬縣詔安有梅嶺龍谿有海滄月港泉州屬縣晉江同安連界有安海福寧有桐山皆負海阻民甚桀逆專以勾引番人殺掠為命梅嶺在閩中極南盡界鄰走馬溪下灣二澳

接廣東潮州走馬溪下灣有兩山障蔽無風濤險害賊船每收泊於此桐山東北盡界接浙江昔漢時以閩中多阻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今漳州福寧多阻禁逆于閩中又為最即欲誅之不能盡誅擬合漳州添設通判官一員專任剳梅嶺福寧州添設同知官一員專任剳桐山照依海滄安邊館事例其月港安海可各添設一縣或謂泉州南安縣去府甚近民又稀少無城池自固宜以南安徙置安海南安都鄙

附近晉江同安者即割隸晉江同安安海都鄙即割隸南安不必別立縣為省此議前已經福建都布按三司等官具奏誠為甚便乞即下吏部議處選擇賢能官員知其俗者諷諭和輯之又守侯誠謹則民既近有所屬而威德宣行自消其覬悖之心矣

一

徵調如廣西湖廣等處遠兵跋行常在萬里之外雖素號勝兵其于離絕父母羈孤歲月怨曠

驟動不異恒情又性極貪淫所過侵害甚難節
制煩費倍多如此久留亦易生變若必事平遣
歸仍恐賊一旦竊發無以卒應擬合于近賊州
縣明諭官吏簡募土兵就於各處募兵內有材
技梟俊者使之訓練如素弩長鎗鉤刀標牌之
器嚴加程督一人學戰自可教成三軍三軍服
習其氣必銳亦未必遜于客兵又不若客兵歷
時乃至無救急之用也

以前件謹録奏聞

臣本不得越分以干廟堂之議然實有愚忠伏

惟
聖恩特賜裁察謹奏

治水述

大理彭侯治崐山之三年考最居上　天子徵
還京師以補臺諫之缺臺諫言官也夫言一人
之得失莫若言國家之本政國家之本政莫重
於財賦財賦莫重於蘇州蘇州歲運之米四百
萬石是國家倉庾也而財賦皆出於水田崐山
蘇州屬縣也竊爲侯言之昔司馬遷云吳有三
江五湖之利而宋趙霖又云天下之地膏腴莫

過於水田水田之利莫盛於蘇州吳越王錢氏有國百年唯長興一歲失稔享利甚饒比後頻遭旱潦屬者大水數縣滙成巨浸千斛之舟皆縱横取路罕辯涯涘百姓斃踣萬狀莫能圖画田薄民貧國賦每至空乏不繼古今利害相懸若此何哉蓋蘇州地既低下而東北瀕海之地特高浙西六州之水皆流注太湖積水泛溢如貯盤盂謂之澤國禹穿三江導太湖之水東入於海而水始定今三江惟松江洩水為徑後世

以太湖之水獨洩於一江其勢有所不逮故於常熟開二十四浦北達楊子又於崑山開十二浦疏松江之水東入於海民間私港又不可勝數由是高田引以灌溉低田賴以決洩至於瀕海之田雖高日懼鹹潮之害因作堰壩蓄水不得外流而運潮日積諸浦漸湮法宜盡決堰壩近海置閘隨潮啓閉使有泄無入閘內港浦常得通流閘外淤沙亦近易為力若堰壩既決浦閘既備苟非厚築圩岸一遇大水湖水隨風往

來則壞圩低田與水湯漶此築圩累圩之法尤爲最要范公仲淹云備圍浚河置閘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故錢氏偏據一方專心田事蘇州有營田軍四部共七八千人又有撩清之夫是其享利之饒豈非人事之備乎蘇公軾云浙西水旱乃人事不備之積正此謂也今淺水要處吳淞白茆茅諸浦大半湮塞閘廢圍壞水害日滋未死之民飢寒失業而部使猶相踵追徵以至田事艱以國用窘之故沮不行是使地無可

耕之田民有失業之愁賦亦矣從而出營考永樂二年户部尚書夏公元吉奉敕開浚其功最著其後正德十年又命工部侍郎李公充嗣重加濬治水害暫息時之法未備終非經久之策為今計者誠宜朝廷不惜浩費博選幹臣推原水利相度事宜舉行三法置官精理以至盡力之吏必令越次推遷則人知沮勸建功必多朝廷無宵旰之憂而長有東南之利誠治安之策也方今三事謨謀緝熙帝載當無急於此者矣

之忠蓋必能昌言之余不佞敢以是為規焉